

# 不再回娃儿身边,娃儿将来就废了

——农民工就业变化的深层原因窥探

□周口晚报记者 顾玉杰  
广州日报特派记者 王飞

腊月二十七,是每个家庭忙着准备过节的日子。可这一天,烟台得士立服饰有限公司的姜淑艳,带着司机来到豫东一个偏僻小县城——鹿邑县,她的任务是要在当地招聘超过100名农民工。

“春节前,农民工都返乡了,这个时候过来招聘,人最多,也最容易招到,”姜淑艳说,“两年前,我也是年前过来招工,当时计划招聘100人,结果有200多人抢着来报名。”可让她大跌眼镜的是,今年春节后直到大年初六,她仅仅招聘到十几个人,“现在招人太难了!”姜淑艳无奈地说。

在长三角、珠三角一片“用工荒”的背后,是内地农民就业观念和生活观念的转变:80后逐渐为人父母,不再外出打工,90后也不愿意再做农民工。“用工荒”也是中国产业转移和中西部大发展的必然,中西部地区承接了发达地区转移过来的劳动密集型产业,吸收了当地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,农民实现了家门口当工人的梦想。

## “留在家乡待遇跟去广东一样”

在产业转移的带动下,许多企业开始转向中西部地区。宏扬(鹿邑)制衣有限公司就是豫东小县城——鹿邑县政府招商引资的一家大型台资企业,位于鹿邑刚刚兴建的涡北大型工业园区内。

大年初十,记者赶到该厂门口时,看到大量来自周边城乡的农民工正在填写报名表。为了吸引农民工,该厂作出了“各工序计件单价按广东总公司同样单价标准计算”的承诺。待遇方面,对于熟练车缝工,给予保障薪资1200~2000元的待遇。

“留在家里好呀!起码每年春节不用那么拼命地挤火车了,”正在填写报名表、曾经在东莞电子厂打工的小娟说,“在东莞电子厂,开始当学徒时每个月1000元钱都不到,正

式上岗后的基本工资才1100多元,加班累到晕也才2000元,跟这家工厂开出的工资没多大差别。”

除了工资待遇外,该厂开出的各项福利待遇也相当诱人,比如免费提供食宿(不住宿的每月给予20元补助),满3个月给予115元的社保补助,满一年就可享受工龄每月50~100元奖励,并且每月享受100元的全勤奖。

在涡北从事建筑生意的尹先生介绍,从几年前的零起步,涡北大型工业园区目前已经相继落户了数十家企业。

春节过后这些企业都到了招工的高峰期。在恒兴塑材社会福利包装有限公司,记者以技校老师的身分前去采访,该公司负责人梁爱民一听到有技校的老师来,立即走出

大门笑迎记者。

“我们每年大概需要70~80名工人,”梁爱民说,“现在才招到40人左右,还有40人的缺口。现在招工真的太难了,我们厂的待遇也不低,保底工资在1000~3000元之间,上不封顶,而且还有其他厂都有的社会福利并额外给员工缴纳养老保险。”

在记者临走时,梁爱民承诺记者,只要介绍过来一个学生,就给200元的提成。

周口近1100万人口,是典型的劳务输出大市,全市每年外出务工人员高达250万左右,约占人口总数的25%。在本地企业抢工的背景下,许多富余劳动力直接在当地得到安置,外出打工的农民工出现递减的趋势。

## 90后农村青年多不愿到工厂打工

不仅珠三角、长三角企业面临招工难,记者采访发现,本地企业也正面临“用工荒”问题,在鹿邑县涡北工业园区的一家纺织厂,迄今为止还未开工,就是因为找不到工人。本地企业今年也出现“用工荒”,只能说明庞大的农民工大军已经“缩水”。究其原因,是因为农民工出现了“断层”。

起初农民工大军主要以80后为主,如今,80后逐渐变成“人父人母”,为了不让自己的孩子沦为留守儿童,他们已不再外出打工;而90

后出生的“农二代”,父母担心电子厂、服装厂对其身体造成损害,也不愿意再让他们外出打工。

单辉今年19岁,初中毕业后就辍学在家。他的父母亲都是农民,基本上靠种地和养猪谋生。

“广东企业现在用人很紧张,每个月有2000多块钱,为何不让他去打工?”记者问单辉的妈妈王英。“服装厂太累了,每天工作那么长时间,只能赚一点钱,对身体也不好,”王英说,“电子厂污染更大,听说有的人去电子厂工作几年后就不能生育

了,我们更不会让他冒这个险。”王英已给单辉计划好了,先去技校学几年动漫设计,之后给他一点钱让他自己开网店或者到公司里当“白领”。如果实在不行就回家种地,“反正现在种地也能裹住温饱。”

在鹿邑县贾滩乡槐树里行政村王庄村,目前大概有20个左右已经不读书的90后小青年。记者挨个走访发现,他们当中只有两人计划在春节后去工厂里打工,而其他18个人都跟单辉一样,拒绝当“产业工人”。

## 不再回娃儿身边,娃儿将来就废了

留守儿童一直是农民工的最大牵挂。

全国妇联的调查数据显示,目前全国农村留守儿童约5800万人,其中14周岁以下的农村留守儿童约4000万,近三成留守儿童家长外出务工年限在5年以上。对于许多留守儿童来说,爸爸妈妈就是电话里的声音,长期亲情缺失,代管不力,留守儿童问题已经引起在外务工农民工的严重关切。

鹿邑县116万人口中,每年至少有20万人外出务工。只要不是清明、中秋、春节这样的假期,方圆1000多平方公里的大小乡村里,就只剩下老人和儿童。

留守儿童渐渐长大,缺乏父母关爱的后果也日渐显现。小梦(化名)是鹿邑县某村的留守儿童,今年已经14岁,从她4岁起,父亲就在东莞当保安,母亲则在东莞卖报纸。小梦只能跟奶奶在家里相依为命。

从去年起,小梦就开始厌世,屡次想自杀。今年春节,由于小梦的父亲要值班,父母亲都未能回家过年,小梦在大年三十晚上哭了整整一晚,大年初一就离家出走了,一直到

大年初五才回来。小梦在离家出走时留给奶奶一张纸条,上面大概的意思是:“打我懂事起,我就觉得不公,别人都有爸妈可我没有。看到别人的爸妈送钱送饭,我就怀疑我是不是你们领养的。我知道奶奶你很疼我,可我要去找我的亲生父母去。”

鹿邑县贾滩一中校长韩黎明告诉记者,在这里上学的孩子中超过八成都是留守儿童。“我与其说是校长,不如说是家长,”韩黎明自嘲压力很大,“知道这些孩子平时没有父母疼爱,我每天就坐在办公室里,忙完工作就一个一个地跟学生聊天,就像他们的哥哥、爸爸一样。”

记者在鹿邑县看到,缺乏父母关爱的留守儿童,已经变成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。“现在初中、高中的学生都是‘打手’,”县城一名教师告诉记者,“随便给他们两三百元,一群学生就出来了,让打谁就打谁。他们是在暴力中宣泄充沛的体力和压抑的心理。”

一些农民工开始意识到留守儿童问题并采取行动。

“我这辈子就这样了,不能让娃

再跟我一样,宁愿少挣点,也要培养好他!”26岁的魏东伟在义乌某电子厂已经工作了6年,今年回到老家鹿邑。春节刚过,义乌方面承诺把他的工资加到2600元,可魏东伟根本不为所动,他铁了心要跟4岁的儿子在一起。

“2009年春节回来了,已经快2岁的儿子不认我们,”魏东伟说,“晚上想把儿子抱到我们的床上睡,他大哭大闹都不肯。”

今年春节回来后,魏东伟发现儿子的性格变得很古怪,“好像心里充满了仇恨一样,对任何事情,只要一不顺心就会大发脾气,”魏东伟说,“原来,幼儿园的小孩子一直在嘲笑他,说爸妈不要他了。而爷爷奶奶对他又太过于宠爱,什么事都顺着他。”

“三岁看大,七岁看老”,魏东伟说,“如果我再不回到他身边,我这个娃儿将来就废了。”

魏东伟到离家5公里的县城工业园区转了一圈,发现像他这样的熟手,每个月的工资竟然也有2300元左右。这更加坚定了他留在农村老家务工的决心。



春节前,去广东、深圳等地和父母一起过年的留守儿童在车上守候。



2月12日,浙江义乌劳动力市场,众多举牌招聘的用工企业代表在等待应聘者。